

钱钟书 著
舒展 选编

錢鍾書
論學文選

第四卷

花城出版社

錢鍾書著 舒展選編

錢鍾書論學文選



第四卷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廣州

书名题字：杨 绛
装帧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黄伟经
责任技编：赵 琪

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四卷）

钱钟书 著
舒 展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插页 270,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2次印刷

平装印数 4,291—10,290册

ISBN 7-5360-0599-7/I·544

平装定价：8.50元

006/1

第四卷 第三编
创作论(下编)

DC 66/11

目 录

三八、写穷及穷途	1
三九、写镜	7
四〇、写景	18
四一、写情与景、境和人的微妙关系	51
四二、写音乐	65
四三、写舞蹈	74
四四、写老态	76
四五、以一方视角描述另一方的行状	78
四六、华彩为“文”，质朴为“笔”	81
四七、论精炼与含蓄	87
四八、在文艺创作中违反历史事实	97
四九、史学之肇端	112
五〇、情节离奇荒诞中也有规矩须遵循	116
五一、论读书	128
五二、通感	138
五三、书法艺术的启示	143
五四、比喻有两柄多边	155
五五、有名无实和近取诸身的比喻	187

五六、取譬于秽琐事物	191
五七、不同文体有不同“文法程度”	194
五八、人对时间的感觉：苦长乐短	199
五九、文学批评无一定文体	206
六〇、以声音烘托寂静，以柳态暗示惜别	210
六一、作品中的“我”与作者“自我”	215
六二、论理趣	221
六三、纸上谈兵	237
六四、战斗和游戏	245
六五、运用称谓变化表现人物情态	252
六六、比邻联想	257
六七、夸张奇想在叙事抒情中的运用	260
六八、写作手法里的搭天桥和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277
六九、写作手法的阶进法	283
七〇、首尾呼应——蟠尾章法	285
七一、丫叉句法	288
七二、互文相足	292
七三、话语中断	294
七四、章句排比法	297
七五、用替代字为词藻	310
七六、累叠同义词和语助虚字的用法 举隅	322

七七、修词的兼言侧重与捉置设问	331
七八、反词质诘与问诘谋篇	335
七九、连词与春秋笔法	340
八〇、诗文用数目字	344
八一、笔健口吃——补偿反应	355
八二、诗文自注	357
八三、自传	362
八四、论翻译	366
八五、炼字论	386
八六、情感的辩证法	399

三八、写穷及穷途

贫穷乃害人之物，然它如神鬼偏爱士人。创题造境，达观诙诡。

（《管锥编》961—963页，567—568页，574—575页，663页；手稿110页，69页。）

《全汉文》卷五二

扬雄《逐贫赋》。按子云诸赋，吾必以斯为巨擘焉。创题造境，意不犹人，《解嘲》虽佳，谋篇尚步东方朔后尘，无此诙诡。后世祖构稠叠，强颜自慰，借端骂世，韩愈《送穷》、柳宗元《乞巧》、孙樵《逐痞鬼》出乎其类。扬逐之而不去：“贫遂不去，与我游息”；韩送其行，而临去却挽留之，遂进一解：“上手称谢，烧船与车，延之上座”，段成式《留穷辞》、唐庚《眉山先

生文集》卷三四《儿曹送穷，以诗留之》是其遗意；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二五《题周青在〈迎穷图〉》：“开门拱揖罄折施，五君主我更勿疑”，不拒其来而反邀请降临，更上一关。吕南公《灌园集》卷三《穷鬼》：“穷鬼断去志，送之岂无文？譬如衢路埃，屡扫已复新”；则非到处相随、驱之不去，乃处处皆是、驱而不尽，又出新意矣。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晦日”、“送穷鬼”，韩愈亦呼“穷鬼”；后世则称“穷神”，如《夷坚志·补》卷一六《穷神》，且不复为五鬼，而为一妇。董道《广川画跋》卷三《送穷图》言唐末陈惟岳手笔，“其画穷女，形露魂凄，作跼跼态，束刍人立，……开门送之；又为富女，作娉媵像，裁槻为衣，镂木为质，……主人当户，反导却行”；元好问《遗山诗集》卷一二《送穷》：“不如留取穷新妇，贵女何曾唤得来！”；彭兆荪《小谿觞馆诗集》卷一《楼烦风土词》第二首：“剪紈劈纸仿婣娟，略比奴星送路边；富媳娶归穷媳去，大家如愿过新年”，自注：“正月五日剪纸为妇人，弃路衢，曰：‘送穷’，行者拾归供奉，曰：‘娶富媳妇归’”，则此所送之穷即彼所迎之富，一物也，遭弃曰“穷”，被拾曰“富”，见仁见智，呼马呼牛，可以参正名齐物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据魏了翁《遂宁北郭迎富》诗、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一据《广川画跋》谓送穷必兼迎富，皆未引北宋初赵湘《南阳集》卷六《迎富文》：“淳化四年，送穷之明日，众人复迎富。”元、彭二家诗亦足佐证。穷与富均现女人身，又酷肖《大般涅槃经·圣行品》第七之二所状“功德大天”与“黑暗”姊妹也（参观《老子》卷论第三十八章）。寒山诗云：“一人好头肚，六艺尽皆通。南见驱归北，西风趁向东；长漂如泛萍，不息似飞蓬。问是何等色，姓‘贫’名曰‘穷’。”扬之“贫”、

韩之“穷”均害人之物，寒山之“贫穷”则受害之人；《送穷图》中穷神褴褛伶仃，状正似穷人贫子。主客名相如而貌复相如，犹西方画“死神”，即作白骨骷髅，能致人死者亦现死骸相耳。

《焦氏易林·观》

《益》：“去辛就蓼，苦愈酷毒，不思我家，避阱入坑，忧患日生。”按《丰》之《益》第二句作“毒愈苦甚”，无第三句；《蹇》之《晋》：“避凶东走，反入祸口”；《艮》之《无妄》：“欲避凶门，反与祸邻”；《姤》之《比》：“鹿畏人匿，俱入深谷，短命不长，为虎所得，死于牙腹”（《革》之《剥》等略同）；《井》之《节》：“避蛇东走，反入虎口。”用意皆即关汉卿《谢天香》第二折天香所谓：“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筭篮入了筐”，或《红楼梦》第一〇七回贾母所谓：“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遭了雨么？”去辛就蓼、避阱入坑、匿谷遭虎、避蛇遇虎四喻中之第二最流行，如《晋书·诸奚传》谓陈抚曰：“幸无外难而内自相击，是避坑落井也”；元曲《冻苏秦》第一折秦唱：“往前去赚入坑，往后来退入井。”

《焦氏易林·大壮》

《大壮》：“左有噬熊，右有嗜虎，前触铁牙，后蹶强弩，无

可抵者。”按《震》之《归妹》、《归妹》之《震》、《未济》之《大畜》皆云：“火虽炽，在吾后，寇虽众，在吾右；身安吉，不危殆”；可以合观。《易·蹇》之“往蹇来连”，《困》之“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相形见绌。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逼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慨“穷鸟”之遭际也。《后汉书·赵壹传》载《穷鸟赋》：“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罟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足与斯林抗衡，皆于《九章·惜诵》：“矰弋机而在上兮，罟罗张而在下”，不啻踵事增华。他如王逸《九思》之六《悼乱》：“将上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见兮鸣鸱，右睹兮呼泉”；李康《运命论》：“六疾待其前，五刑待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杜甫《石龕》：“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狻又啼”；词意匡格无殊。释书拟喻有相类者，而益险急。如《法苑珠林》卷五七引《宾头卢突罗闍为优陀延王说法经》：“昔日有人，行在旷野，逢大恶象，为象所逐。……见一邱井，即寻树根，入井中藏。有黑白二鼠，牙啮树根；此井四边，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并有三大毒龙。……所攀之树，其根动摇。……于时动树，敲坏蜂窠，众蜂飞散，咬螫其人。有野火起，复来燃树”；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是身如丘井”句下自注：“昔有人有罪于王，其人怖罪逃走，王令醉象逐之”云云，即撮述之，自注所言详见道略集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卷上第七则。卡夫卡有小说一篇，托为槛猿自述，道“无出路”（kein Ausweg）之情，亲切耐寻味，且

进而言有“出路”非即能大“自由”，更发深省。禅宗接引话头如《五灯会元》卷七罗山道闲章次：“问：‘前是万丈洪崖，后是虎狼狮子，当恁么时如何？’师曰：‘自在’”；卷九芭蕉薰靖章次：“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万丈深坑，背后野火来逼，两畔是荆棘丛林，……当与么时，作么生免得？’”明罗懋登《西洋记演义》第三九回张天师与王神姑斗法败走，前阻大海，旁峙悬崖，上有采樵者垂葛藤使攀登，藤太短，天师解腰间黄丝缘续之，始可着力，樵夫援至半壁，不上不下，止手嘲诮，弃之而去，于是黄蜂聚螫，黑白二鼠咬藤，海有三龙，山有四蛇，竞来吞噬，天师窘急，神姑解法，则“原来在槐树上吊着”；实敷说释典也。释氏故事于中世纪传入基督教神甫之耳，有改头换面，贯串为小说（Barlaam and Iosaph）者，采及此喻，易象为独角兽，后来形诸图绘，又易为熊，然数典而浸忘其祖矣。西方古谚云：“前临绝壁，后有恶狼”。一谈诡小说中主翁言：“吾忽见一狮当路，惊骇欲僵，回顾身后则赫然有巨鳄在；避而右，必落水中，避而左，必坠崖下”。近世心析学言人处境困绝，每遁入狂易（die Flucht in die Krankheit），亦取譬于亚刺伯人骑骆驼行万山窄径中，左峭壁而右深谷，峰回路转，斗见一狮欲扑，退避不能。均可连类。

《太平广记》卷四〇

《陶尹二君》（出《传奇》）古丈夫自言本秦人，成童为徐福

所选，航海求不死药，脱归业儒；又值焚坑之祸，乃改业为板筑夫，则筑长城兴大役，几不得免；因再迁业为工匠，而始皇适崩，凿山修茔，“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按托于避秦之故事不少，未有三折四累，文心如此篇之曲者。其人食“松脂木实”而得“延龄”“凌虚”，徒野语耳；其人趋避道穷、动与祸会，则微言也。以喻世事难料，人生维艰，去辛而未必不就蓼；元无名氏《千里独行》第二折所谓：“正是躲了点钢枪，撞见丧门剑”（参观《易林》卷论《观》之《益》）。

三九、写 镜

以水、镜照己，常会发生误认自己为别人，或误认别人为自己的幻觉，于是中外艺术家以这种精神恍恍意识流动的心理现象，创出许许多多自爱自怜自仇自怨的文章来。

（《管锥编》751—754页，817—819页，849页，695页，728—730页，786页；增订63页，61页；手稿91—92（1）页，84页，87（4）—88页。）

《太平广记》卷二六二

《不识镜》（出《笑林》）夫持镜归，妻引自照，惊告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母亦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按俞樾《俞楼杂纂·一笑》有“渔妇不蓄镜”一则，全袭此。敦煌卷子本侯白《启颜录·昏忘门》载郾县董子尚村人买奴，入市睹镜中己影，误为少壮奴，买镜归，父视镜，怒子买老奴；母抱小女观之，

诧“买得子母两婢”，召师婆攘之，悬镜落地分两片，师婆拾取，惊睹两婆云云；则踵事而增华矣。窃疑滥觞于《杂譬喻经》卷下之二九，有长者命妇取蒲桃酒来共饮，妇往开瓮，“自见身影在瓮中，谓更有女人”，大悲，夫自往视，“见己身影，逆恚其妇，谓藏男子”，互诤相殴。《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句下，鸠摩罗什附注：“如一痴人行路，遇见遗匣，匣中有大镜，开匣视镜，自见其影，谓是匣主，稽首归谢，舍之而走”；用意同此。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五《赠杨姬》：“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机杼与《杂譬喻经》、《启颜录》等所载事同。鸠摩罗什附注即《百喻经》卷二《宝篋镜喻》。《青琐高议》前集卷三《高言》在胡地时，“或临野水，自见其形，不觉惊走，〔以〕为鬼出于水中，枯黑不类可知也！”亦可参观。盖均认我为人也。释典另有喻认人为我者，相反相成。《大庄严论经》卷一五之八一略谓一长者妇为姑所嗔，走入林中，上树自隐，树下有池，妇影现水；时有婢使担瓮取水，睹水中影，以“为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为他持瓮取水？”即打瓮破；西方童话（Il Pentamerone）言黑婢取水，水边树上有美女影落水中，婢睹影大诧，自叹曰：“萝茜何太薄命乎！美貌如此而为主妇行汲乎！而安之若素乎？因打桶破。误认人为己，误认己为人，其苦不自知一也。但丁《神曲》论水鉴，尝谓误以影为形与误以形为影，两者同病。窃谓镜花水月喻真幻，已属常谈，镜妻水婢喻人我，亦殊亲切有味。古希腊传说美少年映水睹容，不省即己，爱慕勿释，赴水求欢，乃至溺死，化为水仙花；自爱成癖，如患心疾者，世即以此名其症（narcissism）。

水仙花亦由无自知之明，然爱悦而不猜嫌，于《杂譬喻经》、《笑林》所嘲外，又辟一境。张华《博物志》卷二言山鸡“自爱其毛，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水”；刘敬叔《异苑》卷三则言山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脱山鸡顾影而不知为己，单情欲双，故鸣舞以媚诱之，则事与希腊传说相类，“水仙花症”不妨改称“山鸡症”。《宗镜录》卷六六：“又如恶狗临井，自吠其影；水中无狗，而有其相，而生恶心，投井而死。”与山鸡事相待相成。自爱症（narcissism）可名“山鸡对镜病”，而自仇症（nemesism）亦不妨名“恶狗临井病”也。脱山鸡识影之即己而自赏孤芳，若崔国辅《丽人曲》：“红颜称绝代，欲并真无侣，独有镜中人，由来自相许”，或《虞初新志·小青传》载焚余诗：“瘦影自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则正因自知进而自醉，我执我慢，不知有人，实复苦不自知也。释典另一镜喻见《楞严经》卷四：“室罗达城演若达多忽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爱己之影乃至憎己之形，分两截而进一解，仍苦于不自知而已。余所见汉、唐镜皆铜铸，《广记》卷一六六《杨素》记破镜为两半，非有削金铁如泥之利器不办，已大非易事，《启颜录》言壁上镜堕地分二片，更难想象；旧藏古镜十数枚，尝戏一一掷诸地，了无损裂。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冯小青“瘦影”两句，当时传诵，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二即叹：“如此流利，从何摸捉！”，后来《红楼梦》第八九回称引之以伤黛玉。明季艳说小青，作传者重叠，乃至演为话本，谱入院本，几成“佳人薄命”之样本，李雯《蓼斋集》卷一八《仿佛行·序》论其事所谓：“昔之所哭，今已为歌。”及夫《红楼梦》大行，黛玉不

管代兴，青让于黛，双木起而二马废矣。欧洲十九世纪末诗文中
有“脆弱女郎”一类型，具才与貌而善病短命；采风论世，颇可
参验异同焉。

十九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以妇女瘦弱为美，有如《红楼梦》
写黛玉所谓“娇袭一身之病”者。圣佩韦记生理学家观风辨俗
云：“娇弱妇女已夺丰艳妇女之席；动止懈惰，容颜苍白，声价
愈高”。维尼日记言一妇为已所酷爱，美中不足者，伊人生平
无病；妇女有疾痛，则已觉其饶风韵增姿媚。此两名家所言，
大类为吾国冯小青“瘦影”、林黛玉“病三分”而发；龚自珍《癸
词》之“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则扫而空之矣。

《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杂说》（出《酉阳杂俎》）“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
水。”按《埤雅》卷三“旧说”所本。盖犀自惭形秽，水浊则不可鉴
形也，与山鸡对镜（见前论卷二六二《不识镜》），相映成趣。
顾影自怜，可以山鸡象之；自观犹厌，不妨取象于通天犀。《三
国志·魏书·夏侯惇传》。“伤左目”，裴注引《魏略》：“惇恶之，
每照镜恚怒，扑镜于地”；李益作《罢镜》诗：“手中青铜镜，照
我少年时；衰飒一如此，清光难复持。……纵使逢人见，犹胜
自见悲”；《太平乐府》卷八钟继先自号“丑斋”，赋《一枝花》云：
“清晨倦把青鸾对”；李渔《奈何天》第二折阙里侯自道：“恶影不